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五年九月盡十二月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無下也字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成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按何意以考爲成仲子之宮不取乎成夫人之禮也詩斯干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宣王於是築宮廟羣

寢既成而釁之蚤斯干之詩以樂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又祭先祖○注成仲至之事○左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
之名為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
禮記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說文酉部釁血祭也詩疏引賈逵
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血塗之名故大戴禮諸
侯釁廟篇云成廟釁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
人宰夫皆元服盧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
同爵弁小鼓君朝服者謂不與焉又云宗人曰請命以釁某
廟君曰諾遂人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
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
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
也其居室則考而不釁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
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
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人室有飲食之事故宗
廟成亦祭以歿其神焉其祭器成則以豭豚昭四年左傳叔
孫為孟丙作鐘釁大夫以落之詩疏引服虔云釁以豭豚為
落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人之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
君以軍行釁社釁鼓文曰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與
讀曰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
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
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

則釁之以貑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號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其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其共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廄秋官則士師凡刉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駹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創刉字珥即衈字用毛牲者刉用羽牲者衈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爲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廄亦釁之也○注不就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冊府元龜晉孝武追崇庶母宜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臧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公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園寢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閔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于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

義近蔡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
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非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議
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孝武追尊簡文太后
時肇臣希旨多謂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
爵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祔葬配
食則義所不可虞獻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
實毀正適是以猶攻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是以隱公爲桓立
其母廟不配惠公可謂權衡悉合後儒貴隱立宮以祭庶弟
之母啟後世追尊妾母者不察之甚矣○注禮妾至廢矣○
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
於孫止禮記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
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即穀梁說范云貴賤之序即
本鄭氏非正之義也惟穀梁以仲子爲孝公之妾隱公爲其
孫故非隱爲失隱又彼傳云使公子主其祭范云公當奉宗
廟故不得自主公子者長子之弟次妾之子其所論於孫止
郎此之子死則廢也漢書臣衛傳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
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故同禮公子不
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君然喪服
小記又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
穆妾母不世祭得祔諸妾祖姑者孔疏云當爲壇祔之耳義
或然也其無妾祖姑者則小記所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注女君適祖姑易姓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也○注不

言至禮也○舊疏云欲決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言立者以其非禮故也○注加之至絕也○亦以決武宮煬宮桓宮僖公不加之之義也以武煬等皆君於稱宮宜仲子是妾不合與宮連文又宮廟尊卑其名不合不稱宮故加之以絕見其殊乎君與適夫人也

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注〕據無子不廟也〔疏〕注據無子不廟也○舊疏云即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託猶尚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按莊三十二年傳有子則廟無子不廟注自据彼傳爲解言未踰年君無子即不廟況未爲君之妾母乎

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桓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疏〕注尊桓至賢也○上元年傳云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故隱爲桓立尊其母爲得事之宜也通義云仲子之葬久矣初歿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遏密八音未可盛禮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妣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爵猶秉周禮解詁云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爲夫人斯失矣禮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此士制也周爲姜嫄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不毀以

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爲夫人故爲之考廟宮若成之不得爲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也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以爲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按劉氏於仲子主穀梁之說故與何君全乖穀梁又以隱不宜讓故無賢辭以公羊不書立之例見之則考仲子之宮自非失禮元年傳於不書即位曰成公意於仲子之喪告諸侯曰成公意二年傳於不書子氏葬曰成公意又於此言成公意終始無惡文非善而何何氏墨守本經劉氏譏之傎矣

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疏〕爾雅釋詁初始也穀梁傳初始也同六羽者何舞也〔注〕持羽而舞〔疏〕注持羽而舞○周禮舞師云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注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皇故書爲䎡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又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後鄭謂帗析五采繒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如後鄭義六舞惟羽舞皇舞持羽而舞也所持何羽義具於下初獻六羽何以

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注〉僭齊也下傚上之辭〈疏〉注僭齊至之辭○廣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儗也擬儗即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此爲義也傚釋文音戶教反校勘記云此諸本作下效故爲作音繁露王道云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差亦僭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疏〉注佾列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通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諸公六〈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注六人至六律○白虎通禮樂云諸公六六爲行何氏本此獨斷云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舊說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王逸招魂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夫人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佾六羽始殺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橢法

文而王舞溢衡由此言之綴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難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又月令章句云佾列人每佾八人服冕而執戚則服氏蔡氏以八人爲佾杜氏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爲說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

諸侯四注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疏注四人至四時○白虎通云諸侯四四爲行獨斷云侯之樂四佾所以象四時白虎通又云天子八佾諸侯四佾何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班氏用今文說何氏卽本班爲義也月令章句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按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則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佾大夫四者衆仲採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說詞以對曰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佾矣按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曰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公羊孔氏雖欲合之謬矣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通爵篇云何以知公爲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佾諸公六佾約此經爲說也廣雅釋樂云天子樂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與

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說鄭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御覽引禮記曰天子宮縣四而舞行八八佾諸侯軒縣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縣二而舞行二佾蓋古逸禮語故與左氏說同

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

公王者之後稱公疏通義云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毛公畢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按僖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注宰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上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篤公劉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正義云后稷本二王後以有邰大功故封于邰明為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

其餘大國

稱侯注大國謂百里也疏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云公侯皆方百里又云大國地方百里禮記王制同是公侯地同祇以王者之後特加爵為公故白虎通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據有功言之又云其實凡平之侯正與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井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

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百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闤巷街路市宮府圜圊萎圈臺沼樣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軍此公侯制也

小國稱伯子男

注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疏注小國至十里）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圻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大子圻內千里不增以祿藝臣不主爲治民按何氏此注疑有脫誤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是夏殷之制春秋當以公爲一等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當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故白虎通爵篇引公羊此傳下郎云殷爵二等爲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

之義故上就伯也何書曰侯甸男衞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
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
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子百里不
可崇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
七十里曰士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
倍制地之理禮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据公羊家說也又
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
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
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士三
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士二品文少而
實多凡九等宜是三等涉下九等而誤董生意以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實周爵五
等士五品也春秋殷制當公侯百里伯子男七十里矣故云
士二品何氏於上大國稱侯注云大國謂百里則此注當云
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据公羊說微異則又公
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
之謬矣通義云舊說此爲春秋改文從質然周爵雖五因分
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
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桓先宋公
交諸侯交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
而連男言之猶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
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舍文嘉曰四方所贈侯子

所以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是也繁露爵國又云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千男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其不以七十里五十里爲春秋制審矣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注〕相助也〔疏〕注相助也○類聚引風俗通云相者助也詩雝相雝辟公傳禮記緇衣相亦惟終注並云相助也又月令命相布德和令鄭注相謂三公也相王之事也是也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注〕据經但有祭公周公〔疏〕注据經至周公○見桓八年僖九年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注〕陝者蓋今宏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爲本故舉黜陟以所主者言之〔疏〕校勘記云陝唐石經諸本同毛本陝作陜與說文篆體合釋文陝失冉反一云當作郟古洽反于城郟鄏非何義又云召公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邵公云又作召按作邵乃俗字呂覽孟春紀命相布德和令高誘云相三公也出爲二伯一相處乎

內按書堯典云四岳史記注引鄭注云主四岳者謂之四伯
則堯時稱岳四人殷周稱伯二人也禮記王制云八伯各以
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云老
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召公主之禮記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
詩下泉傳云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禮記曲禮云五官之長曰
伯是職方注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
主東西者引此傳語禮記疏引異義云王者已有州牧所以
復設二伯何欲使紬陟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紬陟
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
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爲其
殷故抑之也臣有所屏伯也史記燕世家云其在成王時召
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白虎通
封公侯云王者所以有二伯何分職而援政欲其亟成也春
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
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
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也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
陰陽寒暑之節其法度也又巡守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
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
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
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詩甘棠序云甘棠
美召公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云召伯食采于召作上公

為二伯說苑貴德云詩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
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
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聞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
思而歌詠之彼所引詩傳則魯詩說也三公佐君而治二相
出巡故一相處內引周召事明二公出作方伯也○注陝者
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宏農郡陝故號國有焦城故焦國
北號在大陽東號在滎陽西號在雍州公羊問答云郡國志
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据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
五里分陝從原為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為周召分陝
所立以別地里御覽引十道志云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
周為二伯分陝之地卽古號國白虎通封公侯云所分陝者
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毛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
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爽之采地施先公
之教於已所職之國則周召分采舊在岐地後得六州之地
咸被其德故內陝分界也故周南所詠如江漢汝在今河南
湖廣地水經注引韓詩序謂南在南都南陽之間謂周南也
召南所載如南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
西南川地則陝為卽今之陝州明矣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
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皆謂由陝而南者也
其陝以東之冀兗青徐豫揚陝以西之雍從可知也周承殷
制分為二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
伯八伯者伯下之教也夏則無文唐虞則詩崧高箋云當堯

時凌氏爲四伯堯之末分爲八伯故尚書大傳云元祀巡守四据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道之舜因而不改焉○注禮司至主士○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民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謀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者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者書鈔引異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與公羊說同也異義又載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副之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氏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周之制也則許氏以今文家說爲前代制漢代今文正行故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

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臣多弑主孽多亂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之地公御覽引書大傳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過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是司馬主兵兵以順天除害故亦稱天公也按御覽引書大傳云乃告司馬司徒司空月令疏引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是周初自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故書牧誓亦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也○法春秋至言之○七傳說諸公有二一王者之後一天子三公此傳止中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之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援亂之書黜陟爲本故偏取以明所主焉通義云主者七其黜陟也蓋春秋因事寡戒故於僭諸公詳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黜陟計事除勝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學名責賞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執不能弄尚物各得其冥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又天地之行云考賞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削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黜陟以撥亂之義也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疏昉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昉作放前此矣前此則曷

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羽議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

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存甯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

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爲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末言初可知〔疏〕包氏愼言云不可言惡大也王制曰變禮易樂者誅僭天子犯誅罪故云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誣文武者罪及四世即此變禮易樂者是也○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之作言其託始者即上無駭入極紀履緰來逆女等傳是也此傳不云託始正以爲隱上僭不始於是其在先者爲僭天子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議○校勘記云議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譏浦云儀禮經傳通解引作譏當據正僭八佾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據經緯散亡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佾如天子之爲是僭天子事也又云獻八佾譏八言六是從僭六羽議爲八佾諱故也通義云前此肇公之廟已徧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僭因其可言者議始於此然六羽猶議八羽可知故曰易不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按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

之樂也蓋魯祀周公本舞八佾後世因用之於羣廟耳昭二
十五年傳子家駒曰八佾以舞大武明昭公時猶用八季氏
之僭八佾有自來矣○注本所至上也○舊疏云由非六之
故是以不得復發傳云上古巳有六矣按語義未明何意謂
本所常託者是八羽非但於六今諱八譏六故不復發傳如
上託始之傳也無繇述及上古○注加初至常也○孔疏云
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悟用知者宣十五年初稅
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淺明不與彼同按
同一初文義自無二杜於此初偶有未解不得即據爲確證
杜於傳文始用六佾下注云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
仲子廟用六則杜明以仲子之廟恆六羽矣○注獻省王之
辭○左氏莊三十一年云齊侯來獻戎捷杜注獻奉上之爵
又穀梁范注獻下奉上之辭禮記少儀云若獻人注於尊者
曰獻儀禮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注凡獻皆薦也皆於下奉
上義合○注不言往文樂○祭統鄭注云朱干赤盾戚斧也
此武象之舞所依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
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明朱干玉戚亦八列大夏亦執舞
器故云互言是言佾則干舞在其中矣御覽引五經通義云
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
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是
文樂象文武樂象武婦人無武事不得有武舞也解詁箋云
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先王之功也尚於

姜嫄廟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奏此賓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周若妾祖母安得奏文樂乎按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遊禮用樂者故春秋譏為左傳云將萬焉杜不明言萬為何舞据宣八年公羊傳則萬者下舞籥者羽舞萬羽不同而孔氏直言問羽數則似以萬即羽矣彼疏引劉炫進義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常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則以婦人廟亦有武舞非公羊義范云言佾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非獨奏文樂疏引徐邈亦同范說蓋皆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所載公羊說萬字宜衍通義云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因微漸于陛其羽可用為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下疑成語與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繁露楚莊王云天下末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

皆以具矣御覽引元命包云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于內
動發于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注和盈于內鄭人
邦國成歌之發于外形四方之風也與繁露說合○注是故
至容也○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
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
心然後樂器從之史記樂書大史公曰正聲者皆始于音音
正而行正漢書景帝紀詔曰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昭
功也○注故聽至其容○樂書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
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
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故聽其
音可知其德也書堯典云詩言志詩周南序云詩者志之所
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樂書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
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
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
能斷者宜歌齊是察其詩可以達其意察其所歌詩意亦可
達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又云使其聲足
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內節奏足
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賓
牟賈述武舞云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
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
薦之至萬民○樂書云及蹈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
下以化兆民白帖引樂緯云受命而王為之制樂樂其先祖

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
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享
先祖又云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鐘爲羽路
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
中奏之若享鬼神事也其實天神地示亦統之矣用之朝廷
者周禮樂師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
以鍾鼓爲節鄭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
彼疏引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是出入升降皆有樂
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諸禮皆有樂無非以序羣臣者也
立之學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大
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
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
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升
歌間歌合樂誦節皆取和協之義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
黎庶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
爲樂也本於詩令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
禮壞而樂淫樂節則禮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
焉禮刑則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遲正樂則夷鄭之音
無自人焉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漢書董仲舒傳樂
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樂書太
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行音正而行正故宮動脾而和正聖
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

賢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樂記云樂
必發諸聲音形諸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
矣○注故聞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舒
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
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與此徵
羽相易按徵屬夏於樂善好施宜應從史記說郭引五經通
義以爲湯作濩事云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
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養而
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白虎通禮樂云聞角聲莫不
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
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
和者皆與此大同小異又五經析疑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
哀者聞商聲無不斷制而無事者蓋本成語引之或殊也其
取義亦止本仁義禮智信按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
通流郭本作流通宜據正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書太史公曰故音樂者所
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人心也董仲舒傳故聲發於
和而本於性接於肌膚臧於骨髓白虎通云故樂所以蕩滌
反其邪惡也書鈔引樂緯云作樂所以防隆滿節喜盛也樂
書云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
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
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注故樂至作也○樂記云樂由中出

注和在心也又云禮自外作者俶在貌也又云樂由中出故
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樂書太史公曰夫禮由外入樂
自內出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
○注禮樂至攸爭○樂記云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
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
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注故禮至入之○樂
記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
之心油然生矣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
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書太史公曰
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形窮外不可須
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是也○注是以至脩也
○樂書太史公曰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
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
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注魯詩至琴瑟○疑唐風山
有樞何不日鼓瑟傳也漢書藝文志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
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詡包咸魏應等
自鄭氏箋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永嘉之亂此其傳也自
虎通禮樂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
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
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
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云
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

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明非災患喪病皆日琴瑟也但此以徹縣專屬諸侯為異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題辭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者治身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牲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為上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戴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北諸侯以上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記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又論語微子述魯樂官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鐘不徹縣焉○莊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白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曰制樂象陽禮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齊侈淫邪志通中和也漢書董仲舒傳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音不放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

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
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
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王者
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節作而制禮必俟
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
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
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曷爲不修
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漢書董仲舒傳王
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
民又王吉傳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用之又
禮樂志云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
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書疏引鄭注洛誥云王者未制禮
樂恆用先代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
蓋始起之時革創初定未遑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
語堯曰篇湯告天之辭曰敢用元牡集解引孔曰殷家尚白
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是也○注堯曰至大武○護朱本閩本
監本同毛本作濩非釋文亦作護白虎通禮樂云禮記曰堯
樂曰大章舜樂曰簫招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
武象獨斷云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
大濩周曰大武按周禮大司樂文有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
夏大濩大武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
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

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
不施史記注引庾蔚之云樂興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興王
者之始禮隨世之質文故作樂自黃帝堯舜始也韶磬招通
○注各取至同歸○紹闡本監本毛本作紀依鄭本改正補
云儀禮經傳通解作紹按以紹釋韶以同音爲訓詁也討闡
本監本毛本作刹依宋本改禮記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
成注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
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是作樂皆取其民所樂已
者名之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
於已爲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
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
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
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
同樂之編不可一也宋注舜服繼堯之業駢讀曰頻是則異
號同意異歌同歸之義也白虎通禮樂云堯曰大章大章者大明
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
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
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斷制文
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
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爲人歌之曰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
其武也大司樂鄭注云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

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惟大夏取義微殊繁露楚莊王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承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門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治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於始垂本之義也然則周之大武本作於文王武王周公復有所增修耳文王爲受命之王故詩人皆推本爲說也堯樂有咸池又有大章王者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矣周禮有關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所不施也周禮曰大咸然則咸池者堯所增修黃帝之樂大章則堯自作樂名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大卷當大章泥於周禮大卷在咸池之上而樂記又以大章在咸池

上故也不知周禮順世代爲序樂記以大章爲主以其爲堯
之正樂咸池則堯所增修異代之樂故次於下也樂記又云
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云夏大也注
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云殷周之樂盡矣注言盡人事也周
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與周禮注同彼疏又引鈞命決云
伏羲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又引樂緯云
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禮樂志六莖五英五異朱注云六
英者爲六合之英華五莖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亦望文生義
耳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先儒有數義農等爲五帝者
故亦可有樂周代已不存矣樂書云名與功借正義巳名謂
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
俱作也章明韶紹以韶爲訓夏大武伐以義爲訓護即取本
字爲義也○注失禮鬼神例日○舊疏云成六年二月辛己
立武宮之屬是也○注此不至可知○舊疏云言考宮與獻
羽實同日若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獻之獨日考宮以
非禮而已故從下事言初初是非禮辭則蒙羽非禮可知然
考宮得變禮而不諸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非禮者
正以初祝敵同文按何氏此注云嫌獨考宮以非禮書似又
以考宮亦失禮與上注得變禮義異益穀梁傳云庶子爲君
爲其母梁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羊以仲子爲患妾桓母隱
即爲相立亦不必遽爲其母立廟故仍疑其非禮與或獨爲
衍字與穀梁傳曰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是亦以初爲非禮辭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注邾婁至會也○注云邾
主兵故序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
稟王命故以鄭主兵爲首也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
伐出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上主兵
者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
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孔氏此疏深得經旨穀梁注亦云
邾主兵故序鄭上也伐宋而注言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
曰主會明邾婁當首
其惡非會盟之會也

螟疏釋文螟蟲食苗心者通義云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
賊食根蟊蟲唯書螟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
謂惑厥風溫螟蟲起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螟
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
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小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與
云子方即虸蚄見齊民要術今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
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難知也余族弟卿雲言又有小
白蟲藏在苗心么麽難辨有此即禾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
矣余按說文以螟爲食穀葉者誤按今南方苗將秀時有小
青蟲匿於苗心大不及半寸不可見但覛葉有纖絲亦謂之
結蟲謂苗葉纏結穗不能出出心達葉俱爲所食重則枯槁
輕亦收成減薄是說文與爾雅稍異也禮記月令云仲春行

夏令蟲螟爲害注云暑氣所生爲災害也與蟊異物而同類左疏引陸璣又云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郭璞亦云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疏）注災者至至者○災閩本監本毛本同作災宋本作灾上三年傳曰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此災謂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大於災也詩疏引洪範五行傳曰害物曰災易復云有災眚釋文引子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云天降災戾韋注災謂水旱蟲螟之屬三年日食之後有衛州吁公子翬諸變此因觀魚失政在先螟災在後是爲隨事而至也白虎通引潛潭巴云災之爲言傷也隨事而誅災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注先是至所致○疏及閩本監本毛本作急法十行本作急治說隱公事見上左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螟螣賊蟊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說苑貴德云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入偷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按元當作五類聚引漢含孳曰螟應苛刻文選注引彼注云苛

者切也與此詩令急法合詩疏云郭璞注以蟲食所在為名
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為名而所
在之名緣政而致理為兼通也經義雜記二云五行志云董
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為又逆
臧釐伯之諫貪利區務以生蝝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先
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所致又春公觀魚于棠傳
何以書譏遠也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
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傳但言蟲食
苗心為災故書
當以劉說補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
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疏左
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
文仲辰說文竹部等讀若春秋魯公子彄彄取其音也按十二
月無辛巳十二月小也辛巳為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六年正
月初一日〇注日者至大夫〇上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
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此公
子彄卒日故云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
公觀魚于棠彄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
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為隱公恩痛日之因以褒爭臣按公羊

不載僖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
至此日○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
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二
月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俠卒傳俠
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也惟張與益師同無罪而
寤當時實隱公有恩故因日以示義毛本閩本監本俠上有
據字校勘記云鄂本無據字是也舊疏中標注同十
行本衍當刪正浦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據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杜云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京相璠土地名長社縣北有長葛鄉大事表云在今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逕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又按京杜並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暴長因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据伐於餘丘不言圍〔疏〕通義云常辭圍乃言
圍又云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糈郲惡之言圍歸及
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圍之言圍內邑不黜言圍圍棘之
屬是也內辭取邑言圍圍洮圍台之屬是也○注据伐任言
圍○舊解云卽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是也

彊也〔注〕至邑雖圍當言伐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彊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言

彊也〔疏〕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彊而無義圍毀窮邑至於是歲將爲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范云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亦惡其彊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疏引廢疾云廄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鄭釋之云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鄭伯志在滅段故如其意書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言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徐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表其意以惡其彊也○注所以至彊也○傳文彊也不明故注文中言其非謂鄭彊也僖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宋至又道用之不仁之甚不言宋彊故知此非惡鄭也惟彼楚自

伐宋此注言公以者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罪坐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誤衍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五終

于汝蓉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疏唐石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左氏作渝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傅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疏公羊古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渝盟無享國秦晉爲盟成而不結宋及楚不傳載盟詞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絕鄭來渝不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爲詞則渝盟不得爲成盟矣詛楚文云變輸盟刺盧雅輸更也渝與輸同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云輸更也釋詁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拔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義云渝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

也謂人凡有鬭怒者成之和難平爭鬭之成平而變渝是謂隱成古文訓詁以輸爲墮左傳墮幣服虔曰墮輸也詩載輸爾載荀子成相辭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其義皆爲墮按爾雅釋詁云平成也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又釋言渝變也注謂變易說文水部渝謂變汙詩羔裘及板箋皆云渝變也渝變卽墮壞之義故渝正字輸叚借也爾雅釋文云舍人渝作[illegible][illegible]又渝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輸與成對亦卽墮義成者有司獻獄於上從而定之輸者上反其所獻者也成無弗孚輸亦無弗孚故出入皆當其情也穀梁傳輸者墮也不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與公羊義合

何言乎墮成（注）據翬會諸侯伐鄭後來道平也何道墮成（疏）通義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爲而言此○注據翬至墮成○卽上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墮平

敗其成也（注）據伐鄭後已相與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注據伐至與平○據伐鄭與平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按漢書藝文志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何氏時宜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注但外至云爾○舊疏云魯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翬外與鄭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

曰吾成敗矣

注吾魯也。疏注吾魯也○舊疏云稱魯人之詞故加吾據傳文則隱不在魯曰鄭人來者兼爲內諱與吾

與鄭人末有成也注末無也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爲共國辭疏校勘記云末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末作未誤何訓爲無明當作末末十行本下何亦譌作未有成○注末無也○禮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末無也小爾雅廣詁云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有以言之高注末猶無也○注此發至國辭○舊疏云傳發此吾與鄭人末有成事者非直解鄭擅獲諸侯爲有罪而魯侯不能死難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箇人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云疏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國共非共國也下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按段說是也

成注據無戰伐之文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爲鄭所獲疏左傳隱十一年公之爲公子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杜云狐壤鄭地則左氏以狐壤之事在春秋前杜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諱文依左氏則隱公尚爲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贅矣然

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據鞌戰君獲言師敗績疏

注戰者內敗文也○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故戰爲內敗文也○注據鞌至敗績○鞌戰見成二年彼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郤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據以爲難焉諱獲也注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鞌戰辟內敗文與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則鄭但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

疏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蓋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並戰諱之所以爲獲諱故也○注君獲至諱也○繁露奉本云王夷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王

痍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爲重說
个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
也注舉君獲爲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
績舉君獲爲重內不得舉君獲故並不書戰以見敗而以輸
平諱也若然莊九年乾時之戰言我師敗績者傳云復仇也
注復仇以死敗爲榮故錄之彼有復仇之美故敗績不諱也
○注與案至文異○案鄂本作異是也閩本監本毛本異誤是
疏中引注同當據正兼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
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齊侯被獲
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爲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內大夫在鄉爲
魯敗故不得但言戰獲所以辟內敗文此自以魯君見獲故不
言戰爲是與彼異○注戰例至戰月○校勘記云十行本補
刊偏誤徧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偏戰日者舊疏云
卽桓十二月丁未戰于宋傳日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
云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
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嫌夷狄
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卽莊十年春王正
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然則僖三十三年殽之戰日
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
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

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蓋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發不加暴之義故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春秋美之也○往不日者鄭詐之○明此爲詐戰也通義云穀梁傳曰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蓋自翬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歸輸于鄭者起鄭人不肯也義或然也○往不月至之意○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往据六年輸平不月又云隱將讓平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輸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据若書正月則嫌隱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往不地至地也○舊疏云若地宜言輸平于狐壤似若賤于之類辱莫大乎君獲故深諱之也繁露竹林云使人行廉恥者不生于大辱大

厚莫田於去南面之位而來獲爲虜也○注稱人至絕之○鄭本擅獲上有則鄭二字閩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補成二年傳佚獲也注當絕賤使與人夫敵體以起之知魯侯不死難亦當絕也僖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皆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焉耳不專惡鄭之詐譎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辛酉五月無辛酉四月之十二日六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亭大事表云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齊魯之間在今沂州蒙陰縣西北又哀十一年及齊師戰于艾陵孔氏曰在博野縣南六十里一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與此別張氏守節謂艾與艾陵爲一地者誤也大事表又云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六十里沂水與蒙陰相鄰以地勢準之亦相近齊乘云艾山在沂州西三十里寰宇記艾山一名臨樂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二十里接沂州西三十里與蒙陰西北亦不連其謂新泰東北與泰安東南相近恐是艾陵也舊疏云下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我入鄆傳云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春以正月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初學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按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當何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何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存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莊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與按今文公穀二家亦皆四時具故穀梁家范注亦云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彼九年傳亦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是也杜氏此注邱本公羊立說劉歆此言未知何據漢書律麻志載劉歆說云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乃易四象之備也是三家於此難無異說○注首始也○爾雅釋詁首始也○注時四時也○周禮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注時四時也禮記祭法云祭時也注時四時也易象上傳應乎天而時行虞注時謂四時○注過歷也○說文辵部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傢嬻

過謂踰之踰度皆與歷義近○注春以至月也○謂建子建丑建午建酉之月也通義云王者轉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卽有所爲可知爾

首時過則何以書（注）據無事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疏）釋文稱必遄反字林贊類皆布千反隸釋載漢石經爲年下直接傳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關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鲁號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通義云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周書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注明王至是也○堯典文也浦氏鏜云尚書作人時作人者保唐人避諱所改經傳子史皆引作民按書大傳考靈燿史記漢書所引皆作民凡兩漢諸儒所引無作人者欽若史記作敬順欽訓敬若訓順也漢書魏相傳云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

以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
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
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
陰陽者王事之本璧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之者也天
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
凝漢書律歷志劉歆說曰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
以天時傳日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列十二公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
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
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
日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
也皆奉順四時之正義也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
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虞星昏
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
者南面而坐祝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斂則不賦力役
故敬授民時也五行大義引曾子書疏引伏生傳皆同○注
有事至定矣○包氏慎言時月日褒貶說云春秋本天以治
人首書元年春王正君也君正而國定故以時月日治公卿
大夫洪範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王不知省歲則
不知爲于卿士不知省月則無以爲卿士庶尹不知省日則
無以爲庶尹春伏以時月日進退王公卿大夫非春秋之法
百吉帝王相傳之法也劉子駿爲左氏家之宗其言曰歷春

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書之以春秋取其以禮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設也子思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為用也事背乎中則貶責加焉中者元之所交會乾元統天坤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以述分至啟閉易之八卦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人業鑒古知今觀往察來為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繫歲月之繫時日之繫月統之有宗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彰不平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民之缺仲尼缺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所誅桓篡弒無王也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於聘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弛也城十年去冬曠時祭而遠如晉藏令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夏夫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欲倚哭而收哭孟子失所庇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壬申丁丑天子為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詞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月會合有晦有朔貞明也貞之為言正也不正則無觀無明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為褒貶示人以正傳而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為褒貶天道遠人道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以天道正

人仍以人道奉天天之與人昭
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鄭取也疏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上四年莒人取杞牟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葛譏久故同上一傳也○注古者至疾之○白虎通三軍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劉取何義爲說也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國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南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御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禮說之謚鹽鐵論執

務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緜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恭人畏此罪罟又傷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緜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一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懸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按詩采薇云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爲懿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焉詩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爲○注不繫至取也○范云上有代鄭閒長爲言長爲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疏引服虔云長爲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足據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

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注叔姬至媵

也○舊疏云

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

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是其媵矣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娣

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

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叔姬伯姬娣也○注至是至國也○

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

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

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

也又云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

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

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

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

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娣伯姬之娣至此歸者

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慎云

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一解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

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子○釋文作從適云丁歷

反本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穀梁注引許慎曰姪娣年

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嫁易曰歸妹愆期遲

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

水二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注媵賤其在賢行○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媵以其賤故今此書以其後爲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爲嫡者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皆書爲嫡明矣按白虎通嫁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姪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爲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注紀侯至錄之○莊三年云紀季以酅入于齊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紀爲齊滅紀季以酅入齊事也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歸而媵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稱歸且媵不聘春秋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與伯姬同稱歸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酅爲齊附庸處齊襄無道之世叔姬能全竟婦之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三十年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

行也左疏引賈逵云刺紀貴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大尊一女嫁于鄰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一叔姬爲媵乎直是妄說

滕侯卒疏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云懿王自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南

何以不名注据蔡侯考父卒名疏○注据蔡至卒名見下八年夏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疏桓二年云滕子來朝知滕子爵故爲微國微國則其稱侯何注据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疏○注据大至子男上五年傳文不嫌也注滕侯卒不名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疏○注滕侯至大國○下常稱子桓二年滕子來朝是也後此常稱子知實子爵故不嫌爲侯此稱侯者自別有義述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

邾婁子滕伯是四國皆當隱之篇來接於我者其爲賢親內發錄甚明說左氏者但以爲從赴且如彼傳云魯爲凡蔣邢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壹不見於春秋何也周初滕爵皆侯時降在伯子春秋與其來朝賢君襃稱故爵但滕侯後於事桓慕義不終不足書卒故還從其父加稱錄若然薛伯以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之篇不復書卒所以探著此滕侯卒爲襃文使與大國無嫌矣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注）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是也（疏）注貴賤至稱也○通義云貴賤易辨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號若大國稱侯襃亦稱侯微者稱人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按春秋別嫌明微嫌則別之其不嫌者當文自見故無須別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侯者隱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之屬是也舊疏云不云晉者晉爾未大故按齊始見春秋故注料舉無義例也微者稱人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屬是也貶亦稱人者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楚子也貶又二十七年楚人陳侯以下圍宋傳爲執宋公貶又上六年鄭人來渝平是也皆有起文者舊疏云滕侯卒不名下桓稱子起其微也齊侯桓在

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不稱人者國共辭起其貶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賤楚子貴俱無嫌義故不妨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同稱王子不嫌其同也一君一臣昭昭也 美惡不嫌同辭（注）若繼體君亦稱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通義云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察事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疑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緰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邢先言次而後言救救邢先言救而後言次聶北防茲言及鄆諸侯除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雜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也○注若繼弒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即位文成之屬是也繼弒即位桓宣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

後卽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弑不地者起其後卽位非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不嫌同辭矣春秋正其辭云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樂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弑亦稱卒子野毀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卽位異之宣公亦言卽位昭公亦言卽位則以子卒不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明而不書葬重於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之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弑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而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於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於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名稱國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治晉殺三卻其非不同則洩治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

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皆殺胥童亦稱國則與君弒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莊氏此論可謂深切著明讀春秋者閒反可也○注滕微至其義○禮宋本閩本監本同鄂本禮作祿按鄂本是也滕子朔隱公在下十一年彼注云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毘公故襃之是也劉氏逢祿箋云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於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已孤異貴不爲父作謚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書滕侯卒者唯王者有先施之誼所以懷諸侯也明子襃爲侯應以侯祿葬其親故於此書侯以張義辟不襃其父侯者舊疏云薛侯父卒在春秋之前故無襃之文是也

夏城中丘（疏）杜云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故此傳云內之邑也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南逕中邱城西春秋隱七年城中邱是也一統志中邱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三十一里漢志臨沂屬東海郡今爲蘭山縣地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上關中丘者何指謂

邑也故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巨故復言城中巨何以書也疏注上問至書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定二年疏引此注上問作上言當據正下文云因言可證若作問則與指問邑也問字複矣又故因彼疏引此注作欲因亦宜據正蓋若但問何以書嫌止問中邱書之故均連城中巨問之明所問之故在城也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威邑例時疏監鐵論備胡云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通義云重川民力故得時不得時必書然則重有二義一者重用民力二者注云功重是也○注至令至壞敗○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弛作施按釋文亦作崩弛施俗字史記河渠書延道弛兮離常流索隱河道皆弛壞漢書賈山傳臣恐朝廷之解弛皆壞敗之義也師古曰弛放也是也○注猥苦百姓○漢書五行志兼受其猥師古曰猥積也又溝洫志水猥盛則放溢師古曰猥多也猥苦猶曰多苦積苦也不早修完重苦百姓故曰猥也○注故言至無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是凶年雖修舊亦譏豐年但可修

舊耳不知補完至大興工作故書城以譏左傳謂譏不時經書城亦有在冬令而傳又云書時是春秋爲晉吏之書毫無意旨矣穀梁云城爲保民爲之也范云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夫勇夫重閉而況國乎周官有掌固司險之官掌修城郭溝洫若並城責之過矣○注城邑例時○舊疏云郚下九年夏城郎襄十三年冬城防是也按此內城之例時

二年城楚邱則書月彼傳云孰城城衛也明外城不止書時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郎此錢氏大昕論春秋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踰其分也按左傳又云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則夷仲年之過盛可知矣

其稱弟何〔注〕據諸侯之子稱公子〔疏〕注據諸至公子○禮喪服傳文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云諸侯之子稱公子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羣

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
罷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
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疏隸釋
藏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按春秋稱弟者此及桓
三年弟年十四年弟語襄二十九年弟年夫之屬是也稱兄
者昭二十年兄輒是也皆謂母弟母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
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駁云以為不可以訓此
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公子干皆秦
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為母弟與以
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
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
子鮮同出敬姒故肸之卒鱄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
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穀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云不言至語也○隱元
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
有此例如無念念也無甯甯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也
○分闕本監本毛本作公誤依宋本正釋文出分別二字陸
本不誤也繁露十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是
變文從質之義也又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

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
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周文同夏春秋變周
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故史記梁孝王世家
曰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袁盎等
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
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
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是質文尊親之殊也通義云春
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雜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閒端首見鄭
段之禍將大僞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
教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有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爰
無差等亦施出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
之世且錄貴小閔殺公予以廢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毋
也按孔氏此論洞穿禮經春秋可謂至論不然則喪服傳云
會獻知母而不知父則與春秋有不可通者矣○注聘者聞
也○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類聚引白虎通云聘者問也
詩宋徵傳云聘問也○注來聘金事也○文七年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
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晉大夫使與公盟是諸
侯不與盟春秋恥而爲之諱不見鄰國朝聘其恥甚矣故以
內見聘爲喜穀梁傳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
也亦以貴者來聘爲喜也○注古者至天子○禮記曲禮云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大戴禮朝事篇然後使諸侯世

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類聚引白虎通云諸侯相朝聘何為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禮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彼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謂盟會之屬凡朝聘天子報其中即朝罷朝聘之義也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日朝考禮正刑壹德以尊於天子知凡朝聘皆然也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駁論指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鄭目錄云諸侯相於者於倫厚也見呂覽注是諸侯相厚則有聘問之禮也王制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小聘則周禮大行人之歲相問也大聘則大行人之殷相聘也聘使卿禮記聘義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玉人所記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則上公之臣禮公食大夫禮組賓云倫成也據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國之聘禮所謂諸公之臣相為國客是也公之臣受勞於堂侯伯之臣受勞於舍故聘禮云賓拒先人受于舍門內注不受於堂是也小聘使大夫聘則三介又下其卿二等也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

聘曰問殷覜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誤十行本闕本監本毛本誤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是借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而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於祖廟雖不几筵辟君也諸侯覲天子亦於廟觀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尙書云天子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注諸侯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朝覲聘皆於廟也必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且重貴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葢謂諸侯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秋公伐邾婁[疏]隱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

辭彼正據此以難

盟蔑不書日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疏杜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釋文本作汎城在傳僖二十四年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蓋凡亦諸侯而入爲王卿士者輿水經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按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共縣續漢志河內郡共縣有汎亭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周地凡伯國卿士食采汎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與書來聘同義○注古者至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爲覺詩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謂德之明而可見者故曰較德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鄭國相聘同義禮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以論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同據何氏此注則公羊亦以天子有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親聘之禮相接則曰有

賓來朝則車送車迎於秋於天子聘屬書矣皆無貶辭故鄭君注大行人問問以爲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見美於天子故喜而書聘以爲榮北面稱臣受之太廟何氏宜有所見無文以說之以理準之亦宜如是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大事表云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爲衞之南楚丘本戎州己氏之邑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又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即此蓋宋衞二國相錯處杜云楚丘衞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鉏丘城六國時鉏楚同音以爲楚丘地也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衞地非也其曰在城武縣則是春秋時爲曹地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杜云衞地非也此爲曹之楚丘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衞之楚丘在衞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爲衞文公所居程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戎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邱至仙源迷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道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杜預誤以此爲僖二年衞所城之邑水經注亦誤以此爲衞文公所徙居衞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今滑之白馬楚邱在滑之衞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衞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

附會名之附欽韓案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遂誤

凡伯者何〔注〕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故執不知問〔疏〕注上言至其異○舊疏云謂聘伐辭異嫌其非一人也

天子之大夫也〔疏〕詩大雅瞻卬序云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孔疏禮侯伯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杜以爲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范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公羊宜與之同如元年祭伯是也

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據出聘與郊擧異不得言伐也問伐加之者辟問輕重兩擧之〔疏〕注據出至伐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子邑不得言伐也繁露王道云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言伐也○注問伐至擧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擧不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擧之則此專爲伐凡伯問故加之也

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論功云凡伯囚執而使不通

執之則其言

伐之何注據執季孫隱如不言伐疏注據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

季孫隱如以歸是也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疏注尊

大至國同○大閩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

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殺而不可辱凡伯以天子貴臣爲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見責大之與伐國

同亦如謀人軍師謀人邦邑者也穀梁注云以一人當一國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是也曷爲大之注

據王子突繫諸人疏注據王至諸人○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

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也彼爲子突不能救衛故諱而書人以爲王殺恥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

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

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

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

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

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辭【疏】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點也皆予形勢解鬼神助之天地與之皆義為許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猶言不許夷狄之執中國也淮南泰族訓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彼蓋取穀梁為說穀梁以戎為衛衛在河內河內曰冀州故也〇注因地至正之〇春秋之例諸侯有罪執歸京師以京師治諸夏也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往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于天子也楚丘去京師還遠且春秋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以京師當治諸夏諸夏乃治戎狄方得遠近中外之若夫也〇注中國王伐也〇白虎通禮樂云夷者僔夷無禮義定五年往云治國有狀能與中國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皆以中國治夷狄以有禮義治無禮義意也執為治文者孟子盡心上執之而已矣禮記檀弓云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皆有治義不以無禮義治有禮義故變文言伐以絕正其義繁露王道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非執凡伯言伐止亂之道也〇注執天至順辭〇繁露王道又云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執中國且不可執天子之使犯上甚矣夷狄至降天子至尊以中國治之上尊天子下降夷狄也穀梁傳惟戎衛為與其日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其義大同范云昭十

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衞伐凡伯乃變衞爲
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
衞以戎之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其地何〔注〕據執季孫隱如
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
〔注〕據執至不地○昭十三年晉執大之也〔注〕順上伐
不地〔疏〕季孫隱如但言以歸無地文也
文使若楚丘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衞者天子
大夫銜王命至尊順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
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傳兩言大之皆順上
伐文一則以凡伯一人當一國以責其不死位一則以楚丘
一邑當一國以衞當赴其難也○注猶慶至丘也○莊二年
云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
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以君存之則邑變爲
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亦大之邑文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
不地加地順伐文也○注不地至等也○范注云天子之
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埸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
疏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
陳人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
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

制也周之候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餼人積薪膳宰致飧稟人獻餼賓至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患難更宜赴救故以楚邲為國卿當與國君等也解詁箋云何君明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故服而戎之也此與貫戎為戎晉同義於經為介接己氏之戎偪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服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是衛地有戎也○注錄以王命也○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帥帥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奔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又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獲難不明侯何雖不戰鬭當坐獲以歸則凡伯當坐誅絕不直書執亦為中國諱殺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傳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言獲何異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異少進故不諱獲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六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子汝棻校字